

XUE
RAN
YANG
CHENG
XIAO
CHU
NÜ



血染羊城

DE
GU
SHI

——萧楚女的故事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血染羊城

——萧楚女的故事

胡树国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血染羊城

胡树国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襄樊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4插页 68,000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500

统一书号：10305·38 定价：0.51元

编 者 的 话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湖北、陕西少儿出版

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目 录

鸚鵡洲头的童年	1
不甘受辱的小学徒	5
长江轮上的巧遇	10
革命炮声震龟山	17
毕业时的论战	23
哭好友郑希曾	32
初识恽代英	36
要有王聪儿的骨气	42
让孔子门徒哭泣去吧	48
名字的风波	53
林中挂镜之谜	57
鄂西北的惊雷	62
春风化雨催新芽	67
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73
舌战“怪人”	80
箴言感化成好友	86
坚持办公学	92

巧斗“吃屎教”	98
笔伐戴季陶主义	104
伟大的蜡烛精神	110
揭露蒋介石	116
血染羊城	122

鸚鵡洲头的童年

萧楚女同志是我党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原名萧秋字树烈，乳名长富，笔名有楚女、丑侶、楚侶、抽玉、野马、匪石等。一八九一年四月出生于湖北汉阳鸚鵡洲。

鸚鵡洲，是浩瀚的长江冲积而成的沙洲。唐代诗人崔颢在《黄鹤楼》一诗里，曾描述过这里的景象：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鸚鵡洲

千百年来，鸚鵡洲虽然历经沧桑，但到了近代仍然是一个穷地方。

十五里长洲，仅有腰路、瓜堤、杨泗和两湖河四条狭长的街道。其间五里竟渺无人烟。夏季汛期，这里处处是沼泽，春秋杂草蔓生，荒芜萧瑟。

楚女的家，就住在“荒五里”的边上。

鸚鵡洲地处长江中游的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是

个木材集散地。从川、桂、湘放下来的木排，通过长江三峡和洞庭湖汇集到这里，然后顺江而下，远销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各沿江口岸。洲上由萧万顺、常为益、马鸿茂等人开设的木材行，就有十八个。楚女的父亲萧康平以帮木行里放排为生。

家境虽然很清苦，但童年时代的楚女却很聪明机灵，学习也很勤奋。从小爱听侠义故事，如《游侠列传》、《水浒》等，这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从小就有一股子嫉恶如仇的犟劲。七岁的时候，他常到木行里给父亲送饭。遇到老板欺侮穷人，他总是瞪着眼，鼓着腮帮骂“坏蛋！”

一次，从偏远的湘西麻阳放排而来的李大伯，在洲边落脚，父亲对他很客气，说是多年的老朋友。楚女常到排上去玩。李大伯的木排不大，但一家三口都住在上面。排上还养着鸡、喂着猪哩。楚女很勤快，一上排就帮李大婶和细妹子做这做那。李大婶很喜欢他，一会说：

“秋伢子，等到了芜湖跟你带糯米糖吃！”一会又说：

“对，上海的五香豆好吃，回来给你带两斤！”细妹子很好玩，头上扎着一根黑油油的冲天辫，圆圆脸，一对大眼睛黑白分明，象湖水一样的清澈，稚气的脸上一天到晚挂着微笑。她老跟在楚女后面喊“阿哥！”

李大伯临启程的那一天，楚女跟随父亲到江边来送他们。李大伯拉着父亲的手，深情地说：“大兄弟，多

谢你的关照！”父亲说：“祝你们一帆风顺，一路平安！”

楚女把他心爱的陀螺送给了细妹子，细妹子高兴地跳了起来。

木排离开了岸边，还隐隐约约地听见李大婶在喊：“秋伢子——我跟你带糖……”

这一天，风急浪高，波涛汹涌，木排在浪谷里起伏颠簸。江中船只来往如梭。站在江边的楚女为他们捏着一把汗。

这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大轮船，在江中横冲直闯，似入无人之境，它激起的巨浪，把旁边的木船冲得东倒西歪。转瞬间，巨轮闯近了木排，李大伯一家，拚命地摇着橹，惊恐地左躲右闪，惊惶万状地嘶喊：

“请让一让！让一让！”

站在甲板上的英国水兵，根本不理那一套，他们瞅着危难中的木排，咕哩哇啦，谈笑风生。

突然“嘭”地一声，巨轮撞在木排上，木排被撞散了，李大伯他们被撞进了江里。李大婶在滔滔的江水中挣扎了几下，便被巨浪吞没了。李大伯一手抱着一根圆木，一手挟着细妹子，拚命地呼喊救命！但是，巨轮仍旧全速向前闯，李大伯父女二人打了一个翻滚，被卷进了船底——可怜好端端的一家人，就这样悲惨地葬进了惊涛骇浪之中。目睹这一惨状，楚女禁不住“哇”地一声，痛哭起来，父亲也悲愤地流着眼泪。

“爹，李大伯他们……”楚女扑进父亲的怀里抽泣着。

“伢子……”满脸泪水的父亲也不知说什么好。

猛地，萧楚女抬起头，眼里闪着愤怒的泪光：

“洋鬼子真坏，我去揍他们！”

父亲悲哀地摇了摇头。

楚女不服气：“这么多中国人，还揍不赢几个洋鬼子？”

父亲摸着楚女的头：“伢子，你还小，你不懂，他们有枪！”

楚女怔怔地瞅着父亲，半天没有说话。啊，枪，有枪就这么厉害？就这么欺侮人？蓦地，他从地上拾起一截烂木头：“爹，你看我也有枪！”说着把这截木头用力地朝英国轮船扔去。

木头在不远处溅起一朵小小的水花。

楚女：“爹，我长大了要拿真枪打洋鬼子！”

“好，好，打洋鬼子！”父亲为孩子有这种质朴的抗击外侮的爱国感情而高兴。

从此，在鹦鹉洲头，人们常常看见楚女手里举着木制手枪，瞄准江中的外国轮船，嘴里“砰叭——砰叭！”地放着枪。

每日每日，浩荡的江水在楚女脚下呜咽地流过，仇恨象春天的江潮在他心中增涨、增涨……

不甘受辱的小学徒

鸚鵡洲头的桃花，开了又谢，呢喃紫燕飞去又飞回。

转眼萧楚女十二岁了，这年，他的父亲放木排到芜湖出售，途中遇风浪，木排被冲走流失，自己也险些葬身江中。父亲受此沉重打击，想到未来的生计和嗷嗷待哺的妻子、儿女，又气又急，引起肺病复发，不几天，就悲惨地离开了人间。

无情的命运一下子把楚女抛向了社会的最底层。妈妈是一个瘦弱的小脚妇女，怎么承担得了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懂事的楚女便哄着四个妹妹，到堆在江边的木料上刮树皮，到木行里拾木屑，到垃圾堆里拾破烂，借以卖钱度日。但是，祸不单行。后来，鸚鵡洲发生了一场火灾，把他家里的破破烂烂，烧得一千二净。实在活不下去，妈妈把两个妹妹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楚女也到瓜堤街向德堂木行里当了小学徒。

木行里的老板年近半百，虽长得肥头大耳、大腹便便，一副“弥勒相”。但是，他脾气暴戾，性格古怪

刁钻，盘剥穷人心狠手毒。楚女虽然是个孩子，却当成大人来使唤。白天上下铺板，烧水送茶，扫地抹桌，什么杂活都要他干。一天下来精疲力竭，浑身骨头就象要散架一样。稍不顺眼，老板就恶狠狠地骂人：“小畜牲，快点！”

到了晚上，还得到后堂去伺候老板娘。这老板娘更不把他当人。

这女人只有二十二、三岁。据说原是一个什么旅长的七姨太，旅长在一次狗咬狗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她便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前年，老板的结发老婆死了，把她接过来算是续弦。这女人娇气十足，成天收拾打扮，在伙计们中间摆来摆去。大家都讨厌她的轻浮，背地里仍旧喊她“七姨太”。她要楚女跟她打洗脚水，洗裹脚布，倒痰盂，拖地板。她有一种吸旱烟的嗜好，有时吸烟还要楚女跟她点火，手脚慢了，黄铜烟杆就敲到头上。

对于这样的压迫，楚女真有点受不了，几次都想逃回家，不干了。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又不得不含着眼泪忍下了。

这天，天刚麻黑，忙了一天的楚女感到浑身疼痛，头也有点晕乎乎的。上罢铺板，就坐在门边喘气。不一会“七姨太”在屋里喊：“秋伢子——打洗脚水来！”

楚女无可奈何，咬着牙，忍着疼痛到厨房里打了半盆热水，慌忙送到她房里。

“七姨太”穿着一件薄薄的白绸睡衣，赤着一双脚，靠在躺椅上，悠闲地吸着烟。楚女把热腾腾的水递到她面前，她看也不看，便把一双白嫩嫩的脚往水里伸，突然“哎哟——”一声怪叫，触电似地把脚缩了回来，骂道：“畜牲，你想烫死老娘？”

楚女：“我还准备加凉水的。”

“哎哟，我叫你翘嘴！”挥起黄铜烟杆朝楚女头上砸来，“嘭”地一声，楚女额上砸了个窟窿，鲜血顺着脸往下淌。

老板闻讯赶了进来，两眼凶狠地盯着楚女。

“七姨太”妖声怪气地喊：“你也不管管，你看这小东西把这么烫的水端来，把老娘当死猪烫！”

听了这婆娘的话，老板火冒三丈，揪着楚女的耳朵死劲拧：“你，你，你不怀好心，你喝喝，看烫不烫！”

“这回得好好地治治他，非要他喝！”“七姨太”晃动着黄烟杆挑灯拨火，火上加油。

“你喝！”老板更火了，他扯着嗓子吼。

楚女脸都气紫了，愤怒的泪水伴着血水哗哗地往下淌。

“跟我喝！”老板摁着楚女的头。

叫人喝婆娘的洗脚水，这那里把人当人，简直把人当畜牲！这侮辱谁受得了？小小的楚女胸中的怒火在燃烧，烧得象行将爆发的火山那么强烈。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浑身禁不住剧烈地颤抖着……

“喝！”老板眼里闪着凶光。

楚女心一横，用发抖的手慢慢地端起脚盆，盆里的水冒着冲人的热气。就在脚盆端到胸前的一刹那，突然，楚女用力地将水向“七姨太”脸上泼去。

“妈呀——”“七姨太”一声尖厉的嘶叫，从躺椅上跌了下来，顿时她那细嫩白皙的脸蛋被烫伤了皮，疼得在地上打滚。

慌乱中，楚女拔腿冲出门去。等老板撵出来抓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茫茫夜色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板跟几个狗腿子气势汹汹地撵到楚女家。这时，楚女妈才知道出了事，一家人痛哭起来。妈揪住老板要人，说是要逼死了他的孩子，要跟他拚命。

“拚命？我还要找他算帐呢？”老板无可奈何，只得丢下狠话，悻悻而去。

楚女没有回家，他逃到亲戚四婶屋里躲了起来。妈妈得到信以后，偷偷地去看他，见他额上的血窟窿，心疼地抱着他痛哭。

楚女哽咽地说：“妈，莫哭，这仇我一定要报！”

妈慌了，惊恐地说：“你，你，不许再闹，你才

这么大点……”

楚女倔强地说：“这么大点也是人，不是牛马！不能叫他们想怎么欺侮就怎么欺侮！”

这时，四婶的老大从船上下班回来。听说了这件事也气得不得了：“狗杂种，是得整整他，有钱怎么？有钱就兴骑在穷人头上屙屎屙尿？”

“伢们，把事情闹大了一家人怎么活？！”妈近乎哀求地说。

老大说：“不怕，难道离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么？叫秋伢子跟我一块到船上打杂去！”

妈妈的惊恐这才慢慢地平息了下来。

过了几天，老大喊了几个大小伙子，趁老板深夜从戏院出来，走到黑巷子里，一把拦住，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着着实实地整治了他一顿。

从此以后为了生计，楚女只好上了跑长江的轮船，开始了他以船为家的水土生涯。

长江轮上的巧遇

浓重的乳白色的弥天大雾，象厚厚的棉絮把九江盖得严严实实，长江和陆地浑成一体，模糊莫辨。

从上海驶往武汉的轮船，不得不停在这里，等雾散后开船。旅客们等得不耐烦，咒骂这个鬼天气。舱内闹哄哄的，无端的争吵、高声的叫卖和婴儿的啼哭，嚷成一片，真叫人头疼！

坐在五等舱角落里的萧楚女，却没有被这种混乱现象干扰，正聚精会神地翻阅最近出版的《东方杂志》，他怀着游子返乡的急切心情，想从中找到一点有关家乡的消息。他离开家乡已经四年了，四年中他到处颠沛流离，跑遍了鄂、赣、苏、皖等省的沿江城市。在长江的轮船上当过杂工，在镇江做过小贩，在芜湖一家酱园里当过学徒，也曾在茶馆里做过跑堂，在大街上卖过报，当过排字工人……反正什么地方有活干，他就到什么地方去，碰到什么干什么，因此使他有会广泛接触到社会下层人民，目睹了工农群众的悲惨生活。四年中他备尝了人间的艰辛，也认清了社会的丑恶。但无论生活怎么艰难困苦，他总是坚持